



74
6270
7



74
6270
7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宋書

去五味均平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一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
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
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
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舊無左
字補之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爲鳳所誅羣下莫
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
周陳洪範叔孫通遜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
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
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
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
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
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

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

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

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舊無少
傳二字
補之

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耶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

舊無俗字無儀字皆補之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
 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
 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
 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
 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
 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

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
 不文畫死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
 一而稅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
 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
 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大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座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

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

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而行雖大，或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悌，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

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墜、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
 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
 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
 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
 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
 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
 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
 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

姓下舊
 有家字
 刪之

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
 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
 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
 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
 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
 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
 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
 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岩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
 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
 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
 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
 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

如漿視肉如霍也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漢名奴為

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

及汝昌侯傅商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
 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
 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
 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
 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

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始猶朝也

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虧乎

舊無宜字補之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為丞相宣帝與後將軍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

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

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

道也問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

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

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

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

勝猶有後憂恐灾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

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

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

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

舊無上
曰至何
道九字
補之

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

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為清。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

碑張安世也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耶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為司隸校

舊無豐上書之豐補之

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喪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

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也。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咲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書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崇又以董賢

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詔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利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及之矣故舉過揚非則刺上之譏言而當則耻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之明也後已而同則以為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為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也與眾共言則以為順負也違眾獨言則以為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

揚非舊
作謁誨
譏作試
下二字
改之

共舊作
其改之

吾作予

知則衆共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懷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合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嗟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遯、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

舊無帶
字補之

詔輔政、孝元皇帝卽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裡、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

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而先驗師傅旣下獄宜因決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

舊無下
望之二
字補之

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

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

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寤。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且之謀盥洗進爵蹶躅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詔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

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
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
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
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
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
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
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
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
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
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
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
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
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有作甚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炘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眵眚不繫闕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搖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尅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

崩齊民歲增關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
 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
 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
 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懸
 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
 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
 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舊無時
臨至縣
接十字
補之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
 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
 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
 之燕寢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
 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
 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
 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
 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社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舊無下
貴人二
字補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舊無所
字無每
於至政
事十一
字皆補
之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冗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裛異又不錄勤勞無乃

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

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暫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

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優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瞋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省作著

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為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三年，為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

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葦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舊無字補之
廷尉三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

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躡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且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非舊作
無改之

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貴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

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迴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

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舊無以字補之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

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耶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遽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

尚舊作
向改之

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豪華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

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

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鄴、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

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
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
滅徵側，尅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
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
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
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
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二年作
三年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
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
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
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
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
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
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

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癩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飭、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旣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

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舊無太
傳趙熹
四字補
之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

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侯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徹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寢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

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舊無其字補之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

舊無怨字補之

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養下舊
有良字
刑之
舊無遺
宗至餘
合十七
字補之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為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郟，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浪作狼

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

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隴畝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

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旣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暉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

舊無封
字補之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讌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深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帝下舊
有後字
刪之

興字君陵，識第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眈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為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

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
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
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
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
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諛譁蓋以爲天地之
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
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
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
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
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
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
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
簡舊制剗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卷之三十一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黜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

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飡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殺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二
十六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謂無私乎

舊無以字補之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詰闕
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
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
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
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
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
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
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謙、尚書案事、誤以
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
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
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
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貴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
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
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各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山作公

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卽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貫郎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不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

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
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永平十
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
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
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舊無後
帝王疏

諫十九
字補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
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
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
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
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
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
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
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

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舊無明
年正月
四字補
之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廵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為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

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

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安

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

舊善上有修字
惡上有修字
之行字刪之

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

舊無南方至互

生八字補之

舊無孝元至光

武九字補之

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舊無參以至得會九字補之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為大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舊無實憲之實字補之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為太尉。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終受多福。郟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乖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家下無
之字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